

信天游>信天遊 草廬情思>草廬情思 盡管>儘管 還喂了豬>還餵了豬  
繞梁>繞樑 稱贊>稱讚 點鹵的>點滷的 嘗鮮的>嚐鮮的 仿佛>彷彿  
憑吊>憑弔 本分>本份 坐標>座標

南京許樹錚(許舍山人)劄記 e034 梅花香自苦寒來◆南京知青群友新年小聚 bonsaifrank.e034

南京♣許樹錚(許舍山人)劄記 (三月修改版)

## 梅花香自苦寒來

◆南京知青群友新年小聚 2022.01.15



安殿成先生宴邀，已過三朝，不能忘也，不由爰筆以記之。

元旦清晨，安兄來電話，欲宴請十幾位群內知青朋友，十二日中午，鼓樓那裡荔枝廣場的紅杏酒家。聞言甚喜，我說AA制好，他不肯，言之再三，非要由他做東。錚老矣，寒冬臘月甚少出門，然安兄之請，定當出席，我看過他不少文字；《雅集 1218 六言堂》，在省電視臺當編輯時做過的韓國慰安婦節目，在知青群裡的發帖，尤其是他半世艱辛的哥哥安殿祥先生寫的自傳《苦旅天涯》。這年頭三觀合才是朋友，同氣相求，孰謂不是？

預告賓主共十四位出席：

王昶世	1962年插場	洪澤湖農場	1977年返城
安殿成	1964年插隊	溧水縣烏山公社	1979年返城
夏明	1964年插隊	溧水縣烏山公社	1980年返城
吳振立	1964年插隊	溧水縣白馬公社	1976年返城
劉映華	1964年插隊	溧水縣白馬公社	1976年返城
謝韓	1964年插隊	溧水縣白馬公社	1976年返城
胡立清	1966年插隊	江浦縣龍山公社	1976年返城
任毅	1968年插隊	江浦縣永寧公社	1979年出獄

吳青生	1968 年插隊	邗江縣頭橋公社	1979 年返城
張 楷	1968 年插隊	溧水縣孔鎮公社	1978 年返城
周文虎	1968 年插隊	泗洪縣界集公社	1973 年返城
周曉陸	1968 年插隊	泗洪縣梅花公社	1978 入南大
許樹錚	1968 年插隊	丹陽縣後巷公社	1975 年返城
倪 琳	1970 年隨父母下放到泗陽		1975 年返寧
	1977 年插隊	江浦縣石橋公社	1979 年入上鐵醫

此日艷陽高照，晚了十二分鐘到達時，一眾皆已入席，舉目望去，個個衣冠楚楚，精神矍鑠，雖大都年過七旬，昔日丰采仍可瞥見。網上與安兄神交已久，今日方是見真容，長身玉立，招呼安排，精幹得很。知他因家庭背景，艱難跋涉，一旦環境好轉，蹈厲奮發，下鄉十五年後回城即任中學教師，及入聘江蘇電視臺，又成資深編輯、記者，兩獲中國新聞獎，幹什麼都有聲有色，豈易哉！



左起：倪琳 王昶世 吳青生 胡立清 周曉陸



左起：周曉陸 吳振立 安殿成 劉映華 謝韓



左起：安殿成 劉映華 謝韓 夏明 任毅 許樹錚

落座，左是張楷先生，網名福星京安，《**知青的腳步**》大版主，古道熱腸，善與人交，知青知名人物，社會活動家。我請教右座戴帽看手機者，答是姓任，名單上的任毅先生無疑，五中 66 屆高三，因一首《**知青之歌**》差點斃命的著名知青。那年瞻園舉辦《**春華秋實-知青回顧展**》，傾城轟動，萬人空巷，人們扶老攜幼而來，主其事者即任毅等知青。數日間，城南交通中斷，展場內外，萬頭攢動，多少人淚落紛紛。只因許世友一句「南外太修了」，國家傾數年財力、人力培養的南外英德法三屆學生就輟學下鄉了，高中全部，初中部是父母倒台的下去。三十年前這個展覽，有實物，有照片，有場景，我和插隊同學去了幾次，一再流連，並留言任毅致敬。



張楷 & 任毅二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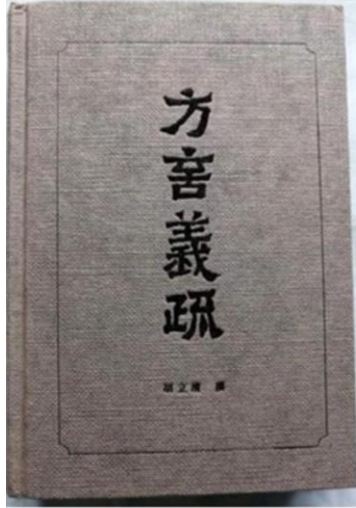
聞名不如一見，幾句話一交談，便知這位仁兄不愧傑出知青，頭腦敏銳，看問題很有真知灼見，對此，他言道「我是從魔鬼肚子裡爬出來的，它的五臟六肺我看得清清楚楚。」好人有好報，他定居悉尼的女公子先讀南外，後在澳洲取得博士學位，外語不是一般的好，任兄伉儷不時飛去一享天倫。此番鼓樓小聚，亦意在賀其新書《**知青之歌始末**》通過層層審閱終於付梓問世。嗟乎，辦事殊不易也。

周曉陸已名滿天下，《**二十世紀出土璽印集成**》、《**藝術考古**》……一部部宏著問世。他的考古，他的直言，都令其在學界一騎絕塵。南京，北京，西安，桃李芬芳，下自成蹊。生性豪放，著述之餘，愛喝酒，唱信天遊，如今似都戒了。學識淵博，聽他談話自是一種享受。先生能寫舊體詩，且古彩斑斕，是知青中為數不多的詩人。夫子肝腸真錦繡，歸途新句已班班，想必今日小聚後也會有新作問世。

骨骼清奇的胡立清先生，亦神交已久老友。這位六二年南京一中高三畢業生，澤風大過，獨立不懼，故半生驚濤駭浪。六六年下放至江浦縣龍山，兩年後第二次下放時，先生胸前別著「現行反革命」白布條。但農民敬重他，愛護他，他告訴我：「從看守所放出來的當天晚上，村裡副隊長結婚，硬要我參加婚禮，說你這坐牢的人，是好人，是好漢！我終生難忘。」落鄉時，孤寡農人陶啟海曾整整照料過他八年，1985 年，胡兄回到龍山陶小村，出資為已故老人荒塚立碑，碑曰《**陶公啟海墓 知青胡立青乙丑年立**》。大善知青

，知恩圖報，此舉遠近傳頌。如今暮年，仍歲歲前往祭掃，斷魂惟有知青知！

胡兄之學，已登堂入室，四十年坐穿蒲團，「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將」，集腋成裘，成《方言義疏》一書。對西漢楊雄所著《方言》這部天書兩千年來傳抄錯訛之處，發奮鑿孔，爬梳剔抉，每有孤明先發之見。真學者也，真高人也！石室觀書，深心欽佩。



胡立清先生著  
《方言義疏》



為恩人立碑掃墓

王昶世身出高郵王氏。這個科第世家，出過四世進士，三代翰林，兩代鼎甲，兩代尚書。王念孫、王引之，學界無人不知。二王父子在訓詁學、音韻學方面貢獻卓殊，人稱「一門絕學，兩代宗師」。

王氏故居元末以來一直保存完好，解放初王兄祖母深明大局形勢，迅速遣散家產和數千餘畝土地，隻身去外地投奔革命幹部的兒女。然而，文革中整座宅第被夷為平地，元明清三代文物字畫一毀而空。



這樣的世家子弟何來鮮衣怒馬，受累於家庭出身，實實的半生蹉跎，高考無望，政審通不過，惟有去蘇北農場。他是如何回來的？且聽他對殿成兄的自述：

「安兄，你哥多年冤獄，獲賠六百元。我病退回寧，按政策應領二個月工資的退職金和回寧的路費搬家費。可連隊朱連長一分不發，而且不肯在回城表上蓋章，並說，那麼多成份好的還在農場苦，讓你這個階級敵人的後代回南京，那就是國民黨回來了。後經場長電話令他蓋章發錢，才不得已蓋章發了十五元錢。我六二年下農場，七七年回城，從十七歲到三十二歲，流血流汗，受人踐踏，整整十五年。每年只值一元錢。臨蓋章還拿走了我的床和一雙新翻毛皮鞋。這就是廣闊天地，這就是大有作為。拿到十五元我頭也不回地踏上了日夜盼望的回城之路。」

以王氏家學餘緒，昶世兄回城後在中學教書，無疑如烹小鮮，所教班級語文高考成績曾以南京市第一名力壓南師附中等名校……得悉王兄身世，筆者嘆息殷殷。

安兄插隊在溧水烏山。烏山，烏山，這地名頓使我想起當年；插隊第二年，1969年冬，家裡來電報要我回去，原來全家要下放到我姐姐插隊的溧水去了。省五七幹校要求「一人走，全家走」，父親被迫自己遞交了「全家下放」的申請。我很生氣，我對農村已有點了解，那日子不是好過的，何況父母已年近五十，從不會幹農活，兩個妹妹還小，也要跟著下去。南京沒家了，我從此成了鄉里人。很久以後我才理解老爹，五七幹校的日子更不是好過的，他只想趕快逃離，下鄉反倒是解脫。我們的父輩，一生都在運動中，苦！



1969年十二月，筆者「全家下放」前  
與無錫來送行的阿姨姨夫合影於門外  
左起：筆者廿一歲 阿姨 姨夫 妹妹 母親 姐姐

那天大雪紛飛，天寒地凍，省五七幹校全家下放者，全都集中在中山東路南京軍區教練場。一望無際的大教練場，滿是人和車，風雪中按去向一隊隊排好，前面有人舉著縣名牌子。每家一部一噸半的卡車裝家具什物，車輛尾隨，人坐大客車裡，都是各個廳局掃地出門的「舊知識分子」。一路都默不作聲，唯有一個不知是誰的老婆，聽說是個小學校

長，跟她女兒談笑風生，左腔左調，都明白那是講反話，她們能高興得起來嗎？第一站是烏山，有一家下車了，商業廳的，還帶著個年紀很大的老太太，一聲「到烏山的下車了」，老人就抹眼淚了。我母親低聲說，她這把老骨頭要丟在這裡了。老太太模樣清秀，一身黑衣，面孔筆板，分明來投不歸路。山重水復，半個世紀過去，別來無恙否？

坐安兄兩旁的，是插隊白馬公社的吳振立和劉映華，吳兄自幼臨池學書，現在已是國家一級美術師，中國藝術研究院書法研究員，省文史館館員，兼北京，山東、揚州三處大學教席，桃李滿門，名耀書壇。都知道他年輕時嗓子特好，一曲美聲唱法《我的太陽》至今餘音繞樑。

眉清目秀的劉兄擅西畫，南師大中文系畢業，又結業於南藝油畫專業，朝乾夕惕，功不唐捐，早已是畫壇聞人。劉兄之側這位大方謙和的謝韓先生，曾任南京釀造公司總工程師，國家調味品專家委員會委員。暇時著書立說，其《醬和醬油發展簡史》在韓國、日本頗有名聲，退休至今仍在研究中國釀造史，探索從古到今調味品的釀造工藝。三位弟兄青春空擲，插隊十二年之久方始回城。知青草廬今安在？一出藩籬，立成江東才俊，昔日知青小弟，今朝均為方家，鄉野白馬，蘊育如許人才，漂水可謂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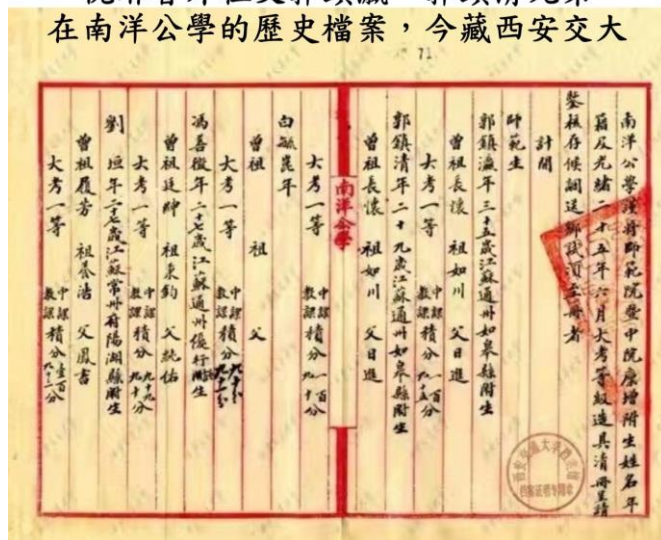
劉映華先生正在創作中的《白馬知青群像》

活躍勤快為人熱情的吳青生，比我們小得多，現在是一家私營企業的董事長，時常樂助他人。他和安兄的父親都是民國政府蒙藏委員會工作人員，易幟後自然不會有好日，子女均受盡磨難。文革中，竟也因其歌曲《知青歸來》冤判十年之刑，足足坐牢八年半。席間吳兄與獄中服刑九年的任毅兄隔座對講起當年監獄的種種來，其惡令人切齒，毛骨悚然，其慘則聞者淚垂，屢校滅耳，實不忍聽。好在終於劫波渡盡，熬到鄧公新政。是過來人方有同情之淚，現在的年輕人是很難理解那過去的時代了。

倪琳言談豪爽，頗有俠女氣概，她的二哥倪康是我南外法語校友，一位文字很有特色的自由作家，高級寫手。其醉心於油畫的小哥倪健亦與我知交，畫筆日夜在手，夢裡也是作畫，大器晚成，其肖像畫大得行家稱讚。極左年代，倪氏一門倍受折磨，然而一旦改

開，兄妹個個有成就，那是因為家學淵源，他們的姑爹胡雲翼就是研究唐詩宋詞的大家，以《宋詞選》享譽海內外。胡先生逝於文革，某日主席向身邊人問起，告已經去世了，毛嘆曰「可惜了」，可謂是胡雲翼的三字遺謚。

### 倪琳曾外祖父郭鎮瀛、郭鎮清兄弟 在南洋公學的歷史檔案，今藏西安交大



舊雨新知，暢談歡快，身邊器宇軒昂的知青夏明，我以為他是白馬的，向他打聽是否知道那裡有個無錫知青、我的表弟華永康，他肯定地說華是石湫公社的，他熟識，印象很深。立即微信告訴九十高齡的娘舅、南藝教授尹秉君。娘舅曾非常疼愛這個外甥，馬上來電話，跟夏兄聊了又聊，感謝還有溧水知青記著他的寶貝外甥，老人還說到康康曾和一位南京知青戀愛，有名有姓……天不假年，康康病逝溧水已多年，他今天若在，娘舅是多麼開心啊。

夏明與安兄 1964 年同日同組插隊。次日，夏明微信對我說「無錫、蘇州，吳文化的發源地，人傑地靈，山清水秀，傳統文化底蘊深厚，無錫人談吐文雅，與之相處舒適自在。」1964 年有好一批無錫知青下放到溧水，有的至今留在那裡，終老鄉間。



知青草廬今安在？插隊時，溧水鄉間都是草房

夏父世家子弟，曾讀聖約翰大學，那時代的翹楚人才。抗戰投筆從戎，曾任杭州笕橋航校教官，解放後留用，不幸 57 年打成右派，妻離子散，一家艱辛可知。聞夏兄的公子現在彼得堡開餐館，生意紅火。已經三冬寒，晚歲做閑鷗。

周文虎先生最後一個到，眾人一再召喚，原來是去了省中醫院看病。都老了，歲月黃金惜。周兄文質彬彬，是個至情至性之人，您看過他的《草廬情思》嗎？泥土芬芳，讀則鼻酸，道盡了你我的過去。放在拙文下面讀一讀吧，撩起的是您對往昔的無盡情思與心傷。

今天這個知青盛會，使人想起種種。我在丹陽插隊近七年，叫天不應，上調無望。1975 年八月遷回父母下放的溧水城郊公社，於年底的大招工中回城，在溧水只幾個月，我姐姐南京一女中高三年畢業，在那裡插隊七年多。我的知青經歷是在丹陽，然而臨上調前，對溧水知青的情形印象深刻。

1975 年底開始的全省十萬知青大招工，不啻是一場大風暴，驚心動魄。大招工前，省外貿局來兩個人，通過縣裡找到我，詢問了一些情況，又與我英文對話，看到我床頭有本英文小說，還要我讀一段。送他們回旅社，路上告訴我，他們是特地下來尋找南外知青的，決定要我了，但外貿是保密單位，要政審，要我耐心等待。不數日，公社召開知青大會公布招工事，據說這一天是少有的全公社的知青都來了，很多人衣衫襤褸，看了心酸。會議主持人是公社知青辦主任，聲色俱厲，一上臺砰地一聲攆出幾瓶酒和煙，說是知青賄賂他的。「這樣的知青還想上去嗎！」會場頓時鴉雀無聲，所有知青嚇得抖抖的。幾十年來，這一幕難以忘懷。多年後我聽說這小子收受了很多知青為上調私下裡孝敬他的東西，結果不得好死，生癌走掉了。

省電力建設公司第一個來溧水招工，要我跟他們走，說他們也要外語人才。我插隊七年了啊，全家下放，七年鄉來鄉往，在丹陽一次次走不成。左思右想，我決定先跟電力建設公司走。遷戶口要交一年的口糧，十二月十三日，父親帶我去小隊倉庫裡稱稻，然後去寶塔寺糧庫賣稻，開證明。清早跨出家門就摔了一跤，褲子膝頭跌破，是福是禍？這天正是我七年前下鄉的日子，整整七年，終於出頭了，是喜是悲？在電力公司送變電隊每天培訓，聽課，爬電線杆。有同宿舍溧水知青看我每天一早外出讀英文，嘲諷道「還想上天呢，做夢！」不到一個月我就被省外貿換走了，此去，一番新天地。

感謝安兄盛邀，今天，徹底改變了我以往對溧水知青的印象，盡是才俊，天涯何處無芳草！

座中諸兄的父輩，有的年輕時乃知識精英，一腔熱血，為國鳴鐸，只因改朝換代，竟成階下囚，累及子女，這是時代的悲劇。這十四位老知青的身世細細記敘下來就是半部中國近代史。不明白的是，為何那幾十年中，有知識就是原罪，書香門第就是恥辱，非要搞得你生不如死。所幸這一頁永遠掀過去了。

鄧公新政，扭轉乾坤，冷卻的心漸漸暖轉過來，春回大地，山河巨變，我們又是親歷者！

舊雨新知話繽紛，白頭憶舊仍天真。  
干雲豪氣昔年事，留得清高響絕倫。

許樹錚 辛丑杪冬望三日勿草 時年七十有六

### 許舍山人部分詩文：

<http://www.fengtipoeticclub.com/bonsaifrank/bonsaifrank-menu.html>

元月廿日周曉陸先生大作《荔枝香》贈眾插友：

荔枝香·安殿成兄招「知青老人」飲，許樹錚兄命填詞以記

蟻拱蜂從虎踞，松正翠。①  
鞍解甲卸歸來，又扯雞鳴袂。  
飢餓務農失學，探索人間累。②  
鐘阜，一曲哀歌賦原罪。③  
跨南北，悵回首，明神鬼。  
嘆掬後湖，苦酒一池人醉。  
好在殘軀，不作娥眉屈腰跪。  
寒梅悄綻新歲。

註：①在荔枝廣場，緣著名的雪松大道，迎慶寅虎之春。

②幫閑辯言：艱辛探索，云云。

③《知青之歌》《插隊人歸來》作者均執觥耳。歌中有懷念鐘山腳下。

九十二歲的著名史學家、中研院院士許倬雲先生自美國來信：

發件人：Cho-yun Hsu 收件人：bonsaifrank@126.com

發送日期：2022.01.22 01:09:01 主題：Re: 《梅花香自苦寒來》

謹覆：

謝謝分享；閱讀後，猶如另一世界。

希望否極泰來，長久太平。

春節將至，遙賀新禧，

倬雲

# 草廬情思

作者 / 周文虎



啊，草廬①，我又來到了你的身邊！整整七年了呀，沒有看見你的容顏，沒有觸摸你的身軀，只有在夢中與你相逢，醒來僅留一縷溫煦。今天呵，來不及揮去身上的灰，來不及喝口潤喉的水，三步並作兩步走，我大步流星直奔你身旁。這還是你嗎？那用米黃色的麥秸鋪就的草屋頂呢？這就是用三叉叉泥、一叉接一叉壘就的泥巴牆嗎？如今你變得這樣衰老：屋草已灰暗、破損，牆壁已頹毀、開裂，宛如一位久歷風塵的老者，飽經滄桑。頭頂，是明淨、高遠的蒼穹；腳下，是厚實、深沉的大地。我們這群燕子，都已在南方壘巢；而你，就這樣悄然佇立在我的故土、你的家鄉。哪裡去了，那進進出出的忙碌身影？那嘈嘈切切的絮語清歌？當年，我的兩位同伴蜷縮在隊屋裡那張土基壘成的通鋪上、因人聲嘈雜難以入眠時，我在牛屋和老飼養員擠在一個被窩裡、每晚用兩袋煙的功夫精心捕捉虱子時，心中盼望建起新家的心情盡人皆知，新家是我們長期生活、勞動的起居之所啊。儘管久拖一年有餘，儘管大隊「革委會」的個別負責人將國家撥給我們知青建房的專項木料、蘆葦抽去四分之一蓋到了自家的房上，但在下鄉後的第二個春天，畢竟讓我們建起了自己的新家——知青屋②。

這屋頂的每一捆麥草都是衣衫襤褸的老農在料峭春寒中一把一把收拾整齊的喲，這牆上的每一坨泥都是我們赤裸著雙腳踩著沒踝的泥濘，牽著老黃牛一腳一腳和出來的呀。草廬，當你頭頂黃澄澄的「桂冠」、身披亮光光的「鎧甲」（草披子）陡然矗立於鄉親們那低矮、破舊的草屋群中時，我們迎來了多少羨慕的目光！

草廬裡的一切，多麼難忘，我難忘那些往日時光。當年推開雙扇門，進門是堂屋，堂屋就是廚房。安著兩口鍋的灶台③緊靠東間隔牆，那隔牆與煙囪砌成一體，燒火做飯時，炊煙裊裊升空，一派鄉村煙火氣瀰漫開來，人人沉浸其間。灶台後面堆有柴草，灶下那只風箱是家父親手製作，讓我帶到鄉下，用它助燃出更旺的灶火以彌補燃草的不足。如今風箱猶在，而坐在灶後添草、拉風箱的人兒已非故人。



隔牆東邊的房間便是我的臥室，兩位年長於我的伙伴把東間讓給了我，而他倆住的西間雖然面積大一點，但其隔牆卻是由蘆葦編結而成，單薄而簡陋，但他倆毫不在意，從不計較。我在草廬的五年間，我們哥兒仨親如兄弟、像一家人一樣生活在一起，工分記在一起，各家父母寄來的錢合在一起使用，從來不分彼此。當我身患瘡疾臥床「打擺子」時，伙伴們為我請醫取藥，給我做飯送湯，那熟悉的無錫口音、湖南口音入耳親切，此生難忘。

當草廬東山牆邊的自留地尚未長出菜秧時，慈祥的大娘們送來了酸菜，送來了蘿蔔乾，那淳樸的泗洪鄉音熱辣爽朗、沸沸揚揚……出沒草廬最頻繁的除了三位主人之外，便是一撥又一撥隊裡隊外的鄉親，還有鄰隊的知青。那些高談闊論，那些促膝長談，那些喧嘩人聲，那些細語輕言，那些玩笑與嬉鬧、俏皮與開心，還有長吁短嘆、恨言聲聲，天天生成、交彙，日日聚攏、擴散。草廬的人氣在積累、活力在升騰；活力來自鄉親們，人氣離不開每一位來客。如今，草廬早已換了主人，但置身屋內，仍能想像出昔日的大體樣貌，感受到那時獨有的氛圍。我清楚地記得，那座灶台，給過我多少溫暖。灶台上的那只湯罐，是家母托人從南京捎來安裝的，罐中水每天隨灶火升溫，方便了我們有溫水可用，寒冬臘月缺它不可。灶台上那只熟悉的花瓷臉盆呢？當年淘米、洗菜、和麵都靠它唱主角，洗臉、洗衣也用它，有時還得充當菜盆，可謂「一以當十」、竭盡忠誠。三個月未聞肉味魚腥，偶然從稻田裡捉到兩條泥鰱，興匆匆地洗淨入鍋熬成三碗湯。對於吃菜無處下筷、有時甚至以「油炒鹽」充當小菜的我們，這碗泥鰱湯不亞於珍饈美味。哥兒仨食指大動，尚未落座，站在灶台邊就喝光了。灶台旁曾有一只破筲斗，筲斗反扣著，上鋪一張高粱杆編就的鍋蓋，這便是飯桌。三塊土基便是三人的「雅座」。這飯桌，這「雅座」，不僅頓頓陪伴我們用餐，還用它們款待過貧寒的鄉親，招待過遠方來訪的同窗。就在那臉盆裡，我學會了和麵；就在這灶台上、鍋蓋上，學會了貼餅、烙餅、擀麵條；就在這草廬裡，學會

了做豆豉、磨豆腐，學會了農家日常各項活計。無論酷暑嚴寒、雨雪風霜，每天的飯食都出自咱哥兒仨的雙手。咱種了菜、養了雞，還餵了豬。草廬儼然是一戶農家，像模像樣。磨豆腐那天熱氣騰騰，推磨的、點滷的、燒火的，還有嚐鮮的、看熱鬧的，全都笑逐顏開。一年難開幾次葷哪，豆腐也是稀罕的美食。草廬門前咱親手栽下的三棵柳樹，如今茁壯成材，朔風裡依然風姿綽約，彷彿是哥兒仨身影猶在。三棵柳呀，你們見證了哥兒仨曾經的歲月。在這扇門板的後面，曾經放著「無錫阿哥」的爸媽讓兒子帶到鄉下來的水桶和扁擔。大約一里開外的西湖①才有飲水汪塘，每天自家要挑兩擔，外加為五保戶滕老奶奶送去一擔。從最初的「兩人擡」到後來的一人獨自「一肩挑」，日積月累，肩頭生繭，我們磨出了鐵肩膀。面對這扇門板，我自然更為眼熟。那年，烈日當空，「無錫阿哥」身背噴霧器，連日揮汗如雨，梭巡在棉花地噴灑農藥。由於「1605」毒性太強、污染時間又久，「阿哥」不幸中毒昏迷，瞳孔縮小、人事不省。驚魂未定中，我急忙卸下一扇門板當擔架，「湖南伢子」及隊裡幾位壯勞力一齊出力，擡起擔架疾行九華里，趕送公社衛生院。忙亂中沒忘提起雞窩旁的小挎籃，挎籃裡裝著草廬積存的所有雞蛋，要送到公社食品站變換成錢，以便給「阿哥」購買營養品。幸虧南京下放醫生的緊急處理和晝夜施治，「阿哥」終於轉危為安。如今，門板依舊在原位服役，板面上的桐油已然黯淡無光。我輕輕撫摸著它，遙想當年它在搶救知青、及時送醫中所承擔的角色和負重。草廬裡的一切，多麼難忘，我難忘草廬裡天天耳聽隊長的哨音，一日三次的回響。黎明時分，「嚶嚶——上工囉！」那哨音和呼喚就是起床號，對哥兒仨具有絕對的權威。上工，上工，我們聞風而動。踏著晨霜夜露和社員們一起空著肚子幹活幹到八、九點鐘，這才回屋做早飯。飯後又踩著隊長的哨音奔向了田野，幹活幹到下午兩三點才返回家門。有時實在太累，懶得做新飯，乾脆添點清水，將早飯吃剩下的「大秬麵插山芋」煮開後又吃一頓。當然，主旋律還是做新飯，每做一頓新飯都是一首鍋碗瓢盆交響曲：洗的洗、淘的淘、燒的燒、炒的炒，加上說的說、唱的唱，熱熱鬧鬧中取笑笨手笨腳，粗茶淡飯裡品嚐幾多暖情。其間還忘不了抽空去大隊部借一張隔日的日報。



曬場上



晌午飯剛吃完，隊長的哨音再次響起，一轉眼我們又在曬場上扛起了笆斗。衣衫被汗水浸濕，又被烈日曬乾。糧食一層層翻曬，日頭一點點西移，衣衫幾濕幾乾。當曬場上的糧食全部歸倉、農具都收拾整齊、全場清掃乾淨、人們已筋疲力盡時，夕陽的餘暉漸漸消失。暮靄沉沉，飢腸轆轆，我們回家，點起油燈燒晚飯。

上工！上工！日復一日，非雨不停工。既已下鄉務農，當然與農民一樣勞動，這是本份。汗水浸透的工分本上，記載著日復一日的辛勞，辛勞凸顯著一個樸素的願望：不向家長伸手，自己養活自己。當江南一口口礦井機聲隆隆對著地球鑽窟窿，直到明白無煤可挖時，我們蘇北蘇南的下放知青正在努力地養活自己，和農民一起赤腳站在泥水裡分擔國憂。那一個個身著補丁衣的年輕身影、農民口耳相傳的「大學生」②，穿梭在麥田、稻田、玉米地，出沒在曬場、隊屋、牲口棚，奔波在水利河工長堤、汛期雨夜台田，和農民幹一樣的活，吃一樣的飯，學說一樣的話，以相當的熱情和毅力投身在農業生產勞動之中。唯有天黑之後，他們分別棲息在各隊的知青屋。那一個個知青草廬，都是隊裡熄燈最遲的人家，因為他們還在看書，他們還年輕。多年的草廬生活啊，我們大有所失，小有所得。我們喪失了在校學文化、學科學的最寶貴光陰，卻也接觸了農村的社會現實，熟悉了在貧苦困境中默默耕耘的農民，親眼目睹了最底層的生存狀態，親身體驗了農業勞動、農村生活的艱辛。我們付出了昂貴的青春代價，換來的是體力勞動者樸素的思維、感情和記憶，同時鍛造著眼力和心胸。七年後，一位鄉親仍然記得：「那一年一起在王灘扒河，你穿著大褲衩子③趟水過河，赤膊挖土、抬布兜子，渾身曬得像黑脊鉤子（黑魚的俗稱）一樣，累得歇工時倒地便睡。」昔日的嬌花嫩草，承受著蘇北平原強風勁雨的吹打，漸漸地變得像農民一樣能忍、能受、耐活。假如來個生客，恐怕猛然間不能從人堆裡識別出誰是曾經的城裡人。也許再過個幾年，我們便與農民徹底同化了。知青下鄉，分食了農民的口糧，農民一聲不響，我們心裡有數。每到春荒，常有鄉親來草廬借米、借麵、借糧，有時還借錢。草廬主人盡其所有，總會施以援手。後來鄉親們大都送還了錢糧，米麵之物還沒還，草廬人記不清了，從來不問、不提。鄉親也是親哪，當呂大娘家斷了頓，吃著國家配給大米（僅限下鄉頭一年）的我們豈能視而不見？當楊家幾個小孩餓得面黃肌瘦，面對前來借玉米麵的中年漢子，我們怎能忍心相拒？

像農民一樣吧，一瓢米吃上四五天，我們用山芋、胡蘿蔔填充著食囊；像農民一樣吧，把棉襖裹緊，在腰間勒上一根草繩，我們抗禦著零下十幾度的嚴寒。飢寒中，我們不流淚；苦悶中，我們還能唱。語錄歌、樣板戲唱膩了，朝鮮電影插曲成了流行新歌。輪到《南江村的婦女》在大隊部門前露天放映時，《南江之歌》歌譜已從南京流傳到鄉下。歌聲穿越草廬，在村道、田疇，一陣陣蕩漾。

草廬啊，你似乎在對我訴說些什麼，是否在問我：七年了呀，這七年你在哪裡？你是否在感嘆：生命何等珍貴，時光如此迅疾，那曾經的五年，再也不能復返？你是否在鼓勵我：生命之火總要燃燒，總要發熱放光？你是否在囑咐我：哥兒仨，勿忘故土勿忘我？是的，這一輩子，怎會忘卻故土忘卻你！這七年，無論我在哪裡，無論歲月崢嶸還是庸常，不知多少回，憶起你、問起你、心心念念回想著你。回想那草廬的日子，總能有所感、有所思。的確，那五年再也不能復返，我們青春的遭遇是空前絕後的。我會再來看你，直至最終憑弔你，但我不會再回到從前的日子。你聽，鄉親們都在求新盼變，期待著新生活的到來。你永遠是人生路上的一個座標，今後無論遭遇什麼，只要想起你，想起你周圍的草屋群，相信哥兒仨都會從容以對，依然如故，一路踏歌而行。草廬啊草廬，你我彼此都在心間，何須說，何須多說，讓我默默地把你盼顧、把你端詳……

寫於 1980 年十二月④

註：

①「西湖」是指湖地。淮北自古多澇，大片田地淹入水中時遠望似湖，實為湖地，未淹之地則是高田。大水退後曾淹之地仍被稱為湖，在西稱為西湖，在南稱為南湖。

②農民不是從學歷或文化水平高低的角​​度稱呼我們，而是從年齡的角​​度看我們，顯然比他們平素見到的中、小學生要大一點，所以稱呼我們為大學生。

③華夏自古通行大襠褲（又稱元襠褲），農民大多穿它，我想仿效。有一次探家，母親應我之請用粗布為我縫制了一件元襠短褲。穿上它，手拽褲腰左一緊、右一裹，再扎上腰帶，既寬大又舒適，穿著它上河工，行動方便。農民稱這種短褲為大褲衩子。

④筆者1968年九月插隊泗洪，1973年九月因父母身邊無子女返城，1980年十二月抽空首次回訪插隊之地，當月寫下此文。